

## 【 峥嵘岁月 】

新四军第三支队的  
红杨树战斗

房列曙

红杨树位于湾沚西南10余公里,地处青弋江东南岸。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区前沿的一个要点。以红杨树为界,青弋江以西河一线,原来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一四四师和第一〇八师的防守。1938年10月7日,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共1000多人受命防守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线,与国民党军协防青弋江,担负湾沚、南陵之间的夫子决、马家园、红杨树至西河镇一段阵地的防务。第三支队接防前,红杨树已落入日军之手。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与敌周旋,决心夺回红杨树。

1938年10月上旬,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派出十几名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,利用夜暗摸进红杨树,对日军进行袭击骚扰。谭震林率两个连到前沿指挥战斗。立足未稳的日军摸不清虚实,害怕被围歼,仓皇撤离。第三支队趁机率收复了红杨树。红杨树战斗是新四军“皖南第一仗”。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“神话”,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皖南人民的抗战热情。

擅长山地游击战的新四军,如何在水网地区作战?第三支队在深入调研走访后,针对日军在水网

地区主要是通过光秃秃的、没有坚固工事的圩堤进攻的特点,制定了将圩堤挖断、易于分兵把守的作战方案。在日军来袭时,利用断堤将其化整为零,然后再各个歼灭。同时,在圩堤拐弯处,开挖深沟战壕,设置一个个暗火力点,把进犯的日军引入断堤,堵在圩堤的直线上,以横向对敌纵向,以面对点,分层配置好明暗工事,发挥保护自己、消灭敌人的优势。

14日,红杨树保卫战再次打响。驻劳山镇(今属宣城)等地的日伪军步骑炮兵400余人,向五团二营红杨树阵地进攻,时任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“去电布置作战计划”。谭震林亲临指挥,五团二营沉着应战,自15时激战至19时,将敌击退。毙伤日伪军100余人。

15日,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一个营去蒲桥,策应第三支队作战。17日,五团一部袭击崔家山的日伪军,另以主力向红杨树日伪军进击,两地日伪军步炮兵约300余人。日伪军因受双方夹击,恐慌万状,除以机枪及炮乱射外,即向湾沚溃退,五团即收复红杨树阵地。此次战斗,毙伤日伪军20余人,五团伤亡10余人,缴获炮弹数十枚、军用品一部。



红杨老街

同年12月4日拂晓,作为当时青弋江阵地战的一部分,五团桂蓬洲参谋长率该团三营崔家山头袭击红杨树之敌,先将敌排哨完全消灭,后与敌接触,遭敌方炮火轰击。最终五团三营奋勇作战占领了崔家山高地。在红杨树的战斗中,排长张金发率领八个同志,以一挺机关枪为主要火力,消灭了七十几个日伪军,重创日伪军大队长一人。其中一个右手受伤的同志,在日军退却前,还用嘴咬开弹盖,掷了两个手榴弹,打死日伪军3人。红杨树战斗,激战3小时,毙伤日伪军100余人,日伪军狼狽退回湾沚,五团攻克红杨树阵地。

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红杨树的一系列战斗,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1938年12月4日的《新闻报》“战地生活”专栏刊载了《红杨树的战斗》一文,1939年2月26日《新华日报》刊载的《一年来的新四军》一文中称:“在红杨树之役,新四军一个排击退了敌人数百之众。”同年8月1日《大美晚报》转载香港《星岛日报》的《新四军不断创造光荣的战史》一文中也有红杨树战斗的详细记载,称“红杨树之役”,是“一个奇迹”。

“爱阅之城·共读芜湖”  
文艺评论征文活动启事

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共读号召,助力打造书香社会,共建芜湖城市文化,由芜湖市文联、芜湖传媒中心主办,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、芜湖日报编辑部承办的2023“爱阅之城·共读芜湖”文艺评论征文活动现正式启动。

## 一、征文要求

芜湖文艺创作成果,包括文学、书法、美术、戏曲、摄影等文艺类作品的评点赏析。要求作品主题鲜明突出,内容健康向上,提倡宣传芜湖文艺成果,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艺术性,有鲜明的芜湖地域文化特色。

## 二、组织领导

芜湖市文联、芜湖传媒中心主办,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、芜湖日报编辑部承办。

## 三、参赛范围

面向全市文学及文艺评论爱好者。

## 四、征文要求

散文、随笔,字数在800—5000字之间。

## 五、征稿时间

自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止,以信箱显示时间为准。

## 六、奖项设置

一等奖2名,奖金各2000元;二等奖5名,奖金各1000元;三等奖10名,奖金各500元。

邀请省市知名评论家、作家担任评委,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,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判,所有获奖作品颁发奖金和证书。

## 七、投稿方式

所有来稿通过电子邮箱投稿,不接受其他形式投稿,投稿邮箱:whrbj888@163.com。请同时使用页面粘贴投稿和附件传送投稿两种形式。邮件主题格式为“读书+作者+作品题目”。文末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 
2023年9月6日

## 【 古城旧事 】

##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芜湖

邹波



晚清时的芜湖李公园(今镜湖公园)

1921年5月19日晚上,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(1892—1927)来到安徽芜湖。次日,在中学好友西川贞吉的陪同下游览了芜湖,5月21日,离开芜湖前往九江。

芥川回国之后,陆续发表了《上海游记》《江南游记》《长江游记》,1925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单行本《中国游记》。《长江游记》的第一篇题为《芜湖》,记录了芥川在芜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。

## 芥川的芜湖印象

抵达芜湖之前,芥川游历了上海和苏杭、南京等地,刚到中国时的新鲜感已经消失殆尽。他对芜湖的第一印象似乎不算很好。

“我和西村贞吉在芜湖的街上漫步。道路上到处都是照不到太阳的石板路,两侧挂着眼熟的银楼、酒楼的招牌。来了中国一个半月,看着自然不觉得稀奇了。独轮车从路上经过时,车轴吱吱嘎嘎作响,吵得人脑袋痛。我表情阴暗,西村和我说话,我也只是应付了事。”

这是芥川在《芜湖》开篇所说的话。从中可以看出,芜湖在他眼中已经缺乏新鲜感,独轮车的噪音也让他感觉不适。独轮车又名手推车,是近代芜湖很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,推行时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响声,让神经敏感的芥川十分难受。1927年,西村贞吉在纪念芥川逝世的短文《芥川龙之介给无名之友的信》中披露了一个细节:

……他极为怕狗,这也许是他一生的心病。若干年后在芜湖的郊外散步时,他第一次畏惧闻巷人家得了皮肤病的狗,总是屏住呼吸跟在我身后,仿佛退避三尺不踩老师的影子。在芜湖唐家花园我的住所,他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诗:

荒径独彷徨,草绿隐日光。  
欲念宛如兽,何时梦中惶。

这首诗描写了芜湖荒凉的小路,正确的日期是1921年5月20日。芥川怕狗,小时候曾经被恶犬追赶而惊慌逃窜。小巷中的野狗也许是造成芥川对芜湖印象不佳的原因之一。

在西村贞吉的导游下,芥川龙之介游览了芜湖城内。

“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,西村带我去倚陶轩——又名大花园的饭馆吃饭。据说这里曾经是李鸿章的别墅。然而走进花园,感觉和洪水之后的向岛没有差别。花木稀疏,土地荒废,‘陶塘’浑浊,室内空空荡荡,那景象几乎与玩乐的茶屋最无缘分。”

芥川在上海拜访过李鸿章的第三子李经迈。芜湖正是李鸿章家族势力最大的城市。1876年芜湖开埠通商之后,李鸿章的亲属纷纷到芜湖发展。辛亥革命之后,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寓居芜湖,潜心经商,开办当铺、洋行、保险公司,投资房地产,创办“利济轮船公司”。李经方的宅邸位于华盛街,俗称“钦差府”。李氏家族的住宅和私家花园环绕陶塘,有西花园、大花园、留春园、景春花园、长春花园等。旧中国的芜湖水患频繁,李家大花园在1915年遭受水灾,后租借给“倚陶轩酒家”。芥川看到的是水灾之后的陶塘,所以感觉破败萧条。

## “唐家花园”在哪里?

根据游记的记载,芥川当时住在“唐家花园”。在文章开头,芥川这样写道:“住进位于唐家花园的公司住宅,衣食住行都安排得非常周到,实在让我惶恐。”文章结尾处再次出现了这个地名。“晚上,我和西村并肩坐在唐家花园的露台藤椅上。”唐家花园位于何处?芥川为何下榻在那里?

西村贞吉任职于三井洋行,根据1920年出版的《中国在留日日本人名录》(第十一版),三井洋行芜湖办事处的宿舍位于芜湖大马路(今中山路)。但是并没有出现“唐家花园”的字样。

经过继续查找,笔者在1933年东亚实业调查会出版的《满蒙商工发展录》中“芜湖”的部分,发现了“矿山船舶 森格事务所 北门外唐家花园”的记录。以此为线索,笔者查阅相关资料。在1923年出版的《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同窗会(会员名录)》中,记录有东亚同文书院会员森利嗣的信息。他在“安徽省洋码头森格事务所”工作,住址为“芜湖北门外牛车巷唐家花园”。

“森格事务所”的宿舍位于“芜湖北门外牛车巷唐家花园”。在1919年版《芜湖县志》“城北图”中,紧邻北门的一条路标注为“牛车巷”。小巷南侧为池塘,即现在的九莲塘公园,北侧有近似长方形的实线框,可能是唐家花园的所在地。牛车巷西南、东北走向,长百余米,道路弯曲。西端与渡春路相接,与九华山路相交;东端与黄山路相交。关于“牛车巷”,姚和平在《鸠兹俗俚(第一辑)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

牛车巷,东起黄山路,巷口对面是市第一中学;西至九华山路,与渡春路相接。这是一条仅百余米长,且弯曲曲折的黄泥小巷。一条小巷,以劳动者谋生手段——养牛和拉车起名,这在芜湖的地名中是

非常罕见的。上世纪末在城市改造过程中,因了九华山路的扩建、科学会堂的建设、黄山路的扩建,牛车巷被拆除。

芥川这样描写唐家花园露台外的风景:

露台外的槐树梢头,静静地沐浴着月光。在树梢的远方——黛瓦白墙的城中有几个古池塘,再远处应该就是扬子江水了。江水汪洋横流的尽头,便是赫恩梦中,如蓬莱般令人想念的日本的岛山。

这段描写意境优美。从牛车巷向东望去,是陶塘方向,与“黛瓦白墙的城中有几个古池塘”的描述相符。综上所述,可以推断芥川在芜湖并没有住在三井洋行的宿舍,而是住在森格事务所的宿舍,即北门外牛车巷的唐家花园。

日本人森格和芜湖的桃冲铁矿存在密切的关系。森格(1882—1932)是近代日本较为著名的政治家、实业家。年轻时在三井洋行做实习生,1905年成为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的员工,1914年任三井洋行天津支店店长。同年,森格的“中日实业株式会社”与中方的“繁裕公司”签订了共同开发桃冲铁矿的协议,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为协议做见证人。“中日实业株式会社”以低价收购,掠夺芜湖的矿产。虽然森格以个人公司的名义与中方签订协议,但他时任三井洋行天津支店店长,与同在三井洋行工作的西村贞吉是同事关系。芥川的记事本中,有一条“桃冲铁矿一获港”的记录。这可能是西村贞吉提供的信息,而桃冲铁矿与森格的实业存在密切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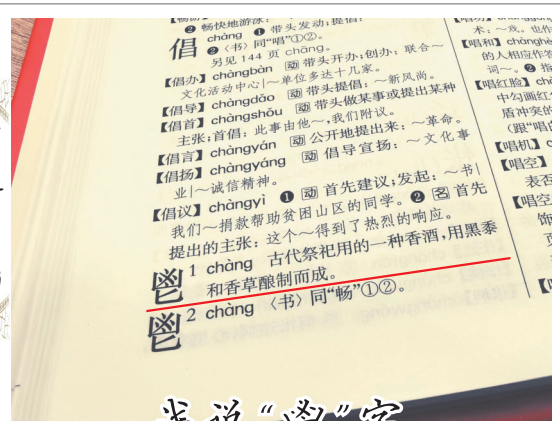
芥川说西村“写了好几封信到上海”。1921年7月12日,芥川在天津写给西村贞吉的明信片的地址是“安徽省芜湖唐家花园”。由此可以判断,1921年西村在芜湖居住时间较长,工作内容很可能与森格的“中日实业株式会社”存在关联。

芥川回国之后,以上海和芜湖为背景创作了小说《母亲》。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:“雍家花园的槐树与柳树在午后的微风里摇曳。太阳的光影洒落在庭院、青草、泥土上。”作品中出现的“雍家花园”,原型应该就是“唐家花园”。

1921年5月20日,芥川在芜湖走马观花,见闻寥寥。他在唐家花园的露台眺望夜色中的芜湖,倾吐了一个多月的中国之行所积淀的感触。这既反映出芥川真挚的态度,也体现出他身为旅行者,无法深入了解中国社会,未能洞察政治动荡、民生凋敝背后列强侵蚀中国的现实。

(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主任、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副会长)

## 字斟句酌



## 浅说“鬱”字

叶裕

前些日,在一篇关于香港文学的专著里,读到一个陌生的作家名字:刘以鬱。读后方知,此君乃文史大家。就此,也认识了极为古怪的汉字——鬱。相信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,对这个“鬱”字那是相当的陌生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七版)解释:1、鬱(ch à ng),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香酒,用黑黍和香草酿制而成。2、通“畅”。

“鬱”也称拒鬱。古人用黑黍、郁金草酿制的一种香酒,古人常用此酒来庆祝胜利、部族和亲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等。黑黍大家都不陌生,那么,郁金草呢?它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郁金香?答案是否定的。我们古人所说的郁金是一味中药,属姜科植物,产于我国东南及西南部,冬季茎叶枯萎后采收,除去细须根洗净,蒸或煮至透心,干燥后入酒,气味浓烈,显金黄色。

李白有诗:“兰陵美酒郁金香,玉碗盛来琥珀光。但使主人能醉客,不知何处是他乡。”诗中“郁金香”和“琥珀光”便是佐证。李白笔下的郁金香,也并不是指今日所见之郁金香花,而是指郁金的香味。从古诗词对仗角度来看,也能说明此郁金香非郁金草。因为诗中“郁金香”对“琥珀光”是偏正结构,而非一个单纯的名词。

古代祭祀,有着严格等级区分,神为祀,地祇为祭,宗庙为享。祭祀所用的祭品也有一定的规范,旧俗供品向神灵或祖先行礼,表示崇敬并求保佑。为此,古人还设立了相应的官位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,属官有“鬱人”。“鬱人”负责供应祭祀用的鬱酒,并整理、刷洗祭祀用器等。由此可见,在古代,祭祀活动的服务不是随便随便什么人想当就能当的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,“鬱”这个字,从甲骨文到金文、篆书、隶书,再到我们熟悉的楷书,“鬱”字的字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,这在汉字演变史中极为罕见,可谓古汉字中的“活化石”。

随着时代不断发展,社会不断进步,“拒鬱”不再仅仅用于祭祀以及让贵族们独享,而是成了寻常物品,“鬱”字也慢慢淡出人的视野,其主要意思绝大多数与“酒”字通用了。

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,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,有一些字、词、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,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的含义不完全一致,甚至是相反的,就像“衣冠禽兽”。还有一些词语,则长期被世人误解,很有必要正本清源,还其本来面貌。基于此,本版特开设“字斟句酌”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,来稿请注明“字斟句酌”栏目,投稿邮箱:whrbzfbk@163.com。